



者 志 白

集語小編

833.2
G481
(2)



有志者

茅盾

一

睜開眼來，兩片嘴唇輕輕一鬆，就有一個煙圈兒從他嘴邊騰起，搖搖擺擺去了一段路，然後停住，好像不知道上前好呢轉灣好，得站住了轉一轉念頭，這當兒，那圈子一點一點擴大，那煙也已一點一點變淡起來，大到不能再大，淡到不能再淡，煙圈子也就沒有。

這不過是幾秒鐘間的事情，然而躺在那裏看着的他卻覺得很久。他第二次（略爲有點性急）把嘴唇再那麼一鬆，這回是兩個煙圈兒出來了，嘶趕着似的，一前一後，前面那一個在一尺路以內就脹破了，後面那一個卻趕過頭去——去的很快，因爲很快就來不及擴大，他一邊看着，一邊心裏就想着，「這一個也許可以達到帳頂罷？」但是忽然像中了風，那煙圈兒一下子就消得毫無影踪。

他有點失望。再張嘴。可沒有煙圈兒。只有一團淡到幾乎看不見的口氣和煙的混合兒。於是下意識地把香煙屁股放在嘴角，用力吸一口，屏住氣，打算如法泡製。這當兒，他夫人的腳步聲從房門外來了，——是夫人的腳步聲，決不會錯。老是像拖着鞋皮——拖嚕拖嚕。他一聽見就會頭痛。他會立刻想

像到自己的腦髓攤平了成爲地板，而他夫人的鞋底——拖過而且，他好像已經是地板了，他看得見夫人鞋底黏着的煤屑、魚鱗、青菜梗。他忘記了製煙泡泡兒，忘記了有滿嘴的煙在那裏，煙噙住了喉嚨，咳咳咳——他兩手捧住了腦袋，睜圓着一對恨極了的眼睛。

「又是我打攪你了，」夫人是一目了然的，「可是，你看，阿大撒了我一身尿，不換件衣服怎麼成？」他苦笑。夫人進來總是有理由的。然而，他討厭他夫人屢屢進來，也是有理由的：他不趁這暑假的期間寫成一篇「創作」，難道等開了校一星期二十小時的課，百來本作文簿那時倒寫得成麼？難道因爲阿大會撒尿，夫人要換衣，他就活生生「犧牲」了穩可以到手的「創作家」的頭銜麼？不成的！那怎麼對得起他自己呢！——他的「人生經驗」，他的「天才」，他的五年來朝思暮想的一鳴驚人，的大抱負大計畫！五年前他畢業的當兒，不是早已在師長和同學面前——簡直是在全世界面前，宣言他要精心結構「創」一部「作」麼？已經蹉跎了五年了呀！不成的！那個——簡直不成話！

然而夫人的進來總是有理由的，他只好苦笑。

然而更糟的是他夫人換衣服竟比他做文章還難。這個女人總是那麼拖拖沓沓而且阿大又在下邊哭起來了。這孩子，哭門一開，起碼得二十分鐘，像母親。他忍無可忍似的從牀上跳起來發話道：

「噯！你這人，阿大總是要撒尿，你總是要換衣服——噯，要換衣服呢，那——你不好把衣服多放

幾件在 他 一 襟頭的 皇天在 他 一 趕快跑。他 一 他 一 服，當真 應該！人 而且一 還不是

得我也平凡，卻是不可恕的！——他心裏流淚地說，點着了一枝香煙，又嘆氣。

這一回，他不製造煙泡泡兒，煙從他口裏接連噴出來，又從他鼻孔裏，不多會兒，他的臉上罩滿了一陣白煙，他在煙中看見了五年來的「過去」。他在煙中，看見了新婚不久後的他夫人和他自己。夫人那時穿的正就是剛纔換上的那件短得奇怪的淡灰色單旗袍，然而比現在美。

二

喫過午飯，阿大照例睡一覺了，夫人在樓下輕手輕腳料理些雜務，時時側着耳朵聽。囊囊囊的皮鞋聲在樓板上響到窗前又響回去。夫人聽了會兒，忍不住抿嘴笑，笑過了又皺眉頭。這樣難產的「創作」應當是好的罷？

忽然皮鞋聲囊囊地響到樓梯頭了。忽然又停住。夫人關心地朝樓梯那邊望了一眼，忽然皮鞋聲響下樓梯來了，丈夫臉上是一股心事。

夫人趕快迎上去，一個笑靨，低聲說：

「怎麼下來了？要什麼，你叫一聲就好啦，我老在這裏留心聽你。」

他搖了搖頭，朝他夫人臉上看着，似乎有話要說，但是眉頭輕輕一皺，就囊囊地走到客堂裏，那走法大有神經病的樣子。「輕些！阿大——」夫人跟在後面警告。他好像渾身一跳，就站住了，朝搖籃裏

睡着的阿大看一眼，懶洋洋地坐倒先說了，一個個字都像經過吟

「想來，想去，這——環境重

「那你就不用寫罷。暑假」

「哎，先來個『不用』——

「那怎麼辦呢？衣服什麼的

夫人誠懇地說，眼睛看住她
然了：

「怎麼辦呢？只有一個辦

不然，不然！唯一的辦法是——

廟裏，聚精會神完成——完成

夫人不回答，出神地看着

「不明白麼？你看不到這

「噯，是的，是的；不過，不過

經要——要寫一部創作你那時住在——一隻廟裏雖不是山裏倒也跟山裏差不多，可是你那時老追着我說：寂寞呀，空虛呀，創不了作；你說我們一塊兒就好了，你那時不是說得很認真的麼？——」

她說不下去了。她綑緊着臉輕聲笑。忽然掉落一對眼淚來，但是眼淚掛在面頰上，她倒真心的笑了起來了。過去的追憶，似乎畢竟也還甜蜜。

他似乎有點窘。用手在臉上抹了一把，急口地叫道：

「那，那，也不是我的錯呀；這個，此一時，彼一時呀！這個，不到一年，就有了他呀！」手指着搖籃裏睡着的阿大，卻又頓着腳，「該死，該死，沒等我創了作，他就來了！所以，這個環境，埋沒天才，非——非離開不可！」

夫人早已又笑不出了，看看他，又看看搖籃，趕快伸一條腿過去，腳尖點住了搖籃邊輕輕搖了一搖，可是來不及了，阿大一雙小手已經狠命揉着他的小臉，這是要哭。夫人跑過去，一把抱了起來，已經哇的一聲哭出來了。

他覺得背上全是汗，洋紗短衫黏住了，就反過手去拾一拾空。

「不成！真不成！非得——非離開這環境不可！」他說着又嘆一口氣，便囊囊地開正步走上樓去。

在 小

燈 呆

就 是 一

看 見 他

親 手 拿

泔

他

不 錯， 他

我 一 覺

是 下 了

了。 他 眼

仲馬那樣做孟嘗君，他也許一星期請一次客——咳，在他的“Monte-Cristo”，請一次客，然而決不讓比他次等的文人天天來揩油，而且也許他要養幾條狗防防賊，可決不能讓他的狗帶進半條野狗來幫着喫嚙。不，一百個一萬個不！他可不能像大仲馬那麼糊塗！

「不！」他跳下牀在那破碎的方磚上頓一腳，像踏着了火磚似的，他的腳立刻縮起來，雙手抱住了。他還沒有穿襪子，破方磚刺痛了腳底心了。他抱着痛腳倒在牀裏，無端的哈哈狂笑。

洪……洪……洪……鐘聲還是一句句響着。

他揉着那隻痛定了的腳，漸漸想起這是廟裏的老和尚撞大殿上那口鐘罷，便覺得有點掃興。於是穿上襪子，跛着鞋皮，小心心踏在那些破碎的方磚上。推開了一扇窗，他就喚小和尚打臉水。

到亂草野花的石階上站了一會兒，他就信步踱出廟門來了。一邊踱着，一邊就心裏打起算盤來。

廟裏一個半月的租錢——不，香金，去了十塊。茶水燈火在內。倘使帶一份齋，那麼按日三角大洋，三三得九，一三是三，三十五五，——哦哦，該是十三塊五角罷，當然輕而易舉，但是但是——他是爲「創作」而來的，用腦的，總不成餐餐豆腐青菜會產生出雄偉濃豔的作品，他不能喫素；好在鎮上有的是小館子，新鮮的魚蝦，肥嫩的鷄鴨，每天化上——咳，小鎮裏的物價總不至於貴到那兒去。

他挺了挺胸脯，覺得自己的思慮真是周密之至。

「不過這會兒是早飯呀，該喫點什麼好呢？」走近了市廛的時候，他猛可地這麼想起。他站住了，向街上街下張望着，原來有小館子也有帶賣點心的茶館。他就自然而然跑進了茶館去。「按照衛生，早上不宜葷腥油膩，品一會茗提提神是好的，」——他給自己的行動解剖出堅實的學理。

然而因為茶，他就聯想到咖啡。對不起，他在家裏並不是每天早上都有咖啡喝的，——不，簡直一星期一次也沒有。不過此番是大規模地來潛心「創作」，應當備一點咖啡。對了，咖啡是不可少的。不是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全仗了二萬幾千杯咖啡？

「哎，哎，怎麼從前就忘記了呢！損失！天大的損失！不然，我的傑作早已產生了，何待今日！」捧着茶杯的他這樣想就喝了一口，同時他又喊了一客蔥花豬油燒餅和一客肉饅頭。

四

夫人將他指定要的黑咖啡買好寄了來時，已經是在廟裏的第四個黃昏。三天來他的生活很有秩序：早上喫茶，半小時；午飯晚飯，要是碰到鬧汛，那就費掉一個鐘頭也還算幸氣。餘下的時間就是攤好原稿紙坐了下去，捧着腦袋構思了一會兒，好像「靈感」還沒來，便點起一枝香煙催一催；坐着抽煙又好像不得動，便躺到牀上去，也照例製些煙泡泡兒；於是再坐到原稿紙面前去，再捧着頭，再點着煙，再到牀上躺一會。這是刻板的。有例外，便是在兩枝香煙中間偶然不回到原稿紙面前去，而到房

外那亂草天井中踱這麼一刻鐘二十分。

這樣秩序整然過了三天，原稿紙撕掉過十幾張，但是攤在書桌上的原稿紙依然只標着一個大大的「一」字。

這怪不得麼！夫人還沒把黑咖啡寄來呢！這個責任自然是夫人負的！

然而現在黑咖啡終於寄到了，他的腦細胞又立刻下了全部緊急動員令。他一面在美孚燈上燒咖啡，一面就把生平聽到過的外國大文豪的軼事一古腦兒想起：司各德一個早晨要寫二三萬字呢！丹農雪烏白天騎馬遊玩，晚上開夜工，二十萬言的小說也不過一星期就脫稿呢！——「哈哈，咖啡咖啡萬歲！」他不期然喊出了口。

那一晚，他開了第一次的夜工。

似乎黑咖啡當真有一點魔力的。他坐在原稿紙前不到十分鐘，便覺得文思洶湧，彷彿那未來的「傑作」的全部機構驀地登現在他腦子裏：「哈，原來早已成熟了在那裏！」——他夾忙中還能自己評讚了一句。他像大將出陣似的擄起袖子，提起筆來，就準備把那「原來早已成熟了的」移到紙上去。他奮筆寫了一行。核桃大的字！然而，幹麼了？腦袋裏「早已成熟了的」東西忽然逃走！真那樣沒耐心多等一會兒的！

於是他不能不捧着腦袋了。不能不擱筆了。約莫又是十分鐘。他聽得絡絲娘在窗外草堆裏刮拉，多麼有勁，他又聽得金鈴子吉令令地彈着金琴。他腦子裏的「傑作」的形體漸漸又顯形。他眼睛裏閃着光芒，再奮起他的 Fountain pen，又是核桃大的字，然而，不到半行，猛可地腿上來了一錐，他反射作用地拍的一句，半手掌的紅血！就在這當兒，腦子裏的東西就又逃走。

現在他覺到佔有這書房的，不是他而是蚊子。無數的蚊子，吶喊着向他進攻。他趕快朝桌子底下，原來蚊煙香已經被他自己踏熄了。這一定是剛纔第一次文思洶湧時他不知足之蹈之闖下了的小小亂子。他只好再擱筆了。再燒起一盤蚊煙香，於是第二杯咖啡。

照例第二次的東西總得差些。黑咖啡也不能例外自居。他苦苦地要把霧一樣的腦膜上的影象捉到紙上去，然而每次只捉得一點點兒。而且那些影象真是世界上最膽怯的東西。絡絲娘的刮拉刮拉，金鈴子的吉令令，都足夠嚇牠們立刻逃走。第一次的黑咖啡召了牠們來時，牠們可還不是這樣「封建思想」小姑娘似的！

不過還有第三第四杯黑咖啡。

不過第三第四杯黑咖啡的效力一定還得依次更差些！

而且美孚燈也要宣告罷工了，燈焰突突地跳，跳一跳便小一些。

他的一雙眼睛也有點不聽指揮，他輕輕嘆一口氣站起身來，看看原稿紙，還是第一張，十來行核桃大的字；看看地上，香煙屁股像窗外天空的星！

很委屈地躺在牀上的時候，他十分可惜那第一杯黑咖啡召來的第一次「靈感」沒有全數留住。「怪不得人家說漢字應當廢除呢！要不是爲的筆畫太多，耽擱了工夫，我那第一次的想像豈不是全可以移在紙上麼？」——至少是大部！他這樣想着，翻一個身。

「聽說西洋的大文豪，比如伊伯尼茲罷，從來不作興自己動筆的；他們有女打字。他們擎着咖啡杯，一面想，一面口說，女打字就嚟嚟地打在紙上。對呀，說比寫快，打字又跟說一樣快，那自然靈感逃不走！要自己寫，還要寫那樣麻煩的漢字，真太不像話呢！」他一面搔着腿上背上的蚊蟲疤，一面這麼想着，覺得有點悲哀了。

但是再翻一個身，他的悲哀便又變爲憤怒。都是受了生活壓迫的緣故使他不得不在暑假「創作」，使他不得不來在這草鎮破廟受蚊蟲叮。而且使他沒有女打字員！要是他此番當真還是「創」不成「作」，那責任該當由「生活」由社會去負，他是被犧牲了的，他有什麼錯呢！

他詛咒又詛咒，終於在詛咒中睡了去。

以後是他歷試西洋大文豪們各種各樣寫作習慣的時期。

因為第一次開夜工的成績太壞，他就不敢再學巴爾札克。「這一位巴老先生好個結實的身體啊！聽說他的頭頸就比別人粗，頭髮跟馬鬃似的，身材又高又大，有水牛般的精力。我怎麼學得了他呢！而且他的書房裏一定沒有蚊子！」他感傷地想着，不免也帶便恨到他爹娘爲什麼不把他生的又高又大些。但是他不能不「創作」，而「創作」又必須有「方法」，於是他就想到了司各德。這位老先生腳有點兒跛，身體似乎差些，他是早上寫文章的。對了，早上，喫早飯之前。古哲說的什麼「平旦之氣」，他決定主意要起早了，雖然起早也並不容易。預定是六點鐘，可是睡眠之神偏偏讓他七點鐘醒來。「哦，得有一個鬧鐘啊！」他打着呵欠想。也照黑咖啡的老例叫夫人寄一個罷？不成！家裏沒有鬧鐘，得現買。買買恐怕又得好幾天。而且夫人不肯買也還成問題呢！上次寄黑咖啡就已經嘮嘮叨叨說上半車子話，說家裏剩的幾個錢算算總不夠，阿大肚子不好也還沒有看醫生。糟糕！

然而他不是輕易地就屈伏的人啊！一定得想法出個鬧鐘來。

那天從茶館裏用過早飯回廟的時候，他就跟廟裏的老和尚商量，請他每天早上六點鐘權充個「報曉頭陀」。

「哦——六點鐘麼，出家人沒有自鳴鐘呀。」老和尚懶洋洋地說。

他搔了搔頭皮，心裏想還是叫夫人買個鬧鐘寄來罷，但一轉念，就歪着腦袋問道：「你每天是什麼時候起來的？」

「我麼？頭雞啼就打坐念經了。」老和尚的一對雞婆眼直釘住了他的臉。

「好好，就是頭雞啼罷。——頭雞啼來叫我！」他把問題解決。

爲的是要劃一時代，這天白天裏他就爽性不創作。他躺在牀上噴了幾個煙圈兒以後，猛可地又想起何不同時學一次丹農雪鳥，總該也有點益處。他當然沒有一匹駿馬，但鄉下人有的是牛，一頭黃牛或水牛想來也使得。

於是在上午就出發了。離廟不到一百步，就有田。綠油油一片。可是不見牛啊！他用了寫實主義作家實地觀察的勇氣跑過了三四道田塍，果然望見遠遠地近一條小河處聳露出一隻牛角。他禁不住心裏一喜，腳下就更有勁了；他一口氣奔了好大段的路，整個牛都看見了，然而糟啦，一個不識趣的鄉下人剛剛牽那條牛到水車邊，看樣子是要上工了。等到他趕到跟前時，那牛早已很馴良地在盤着水車，牛臉上一副大眼罩。

「一切的一切都在阻礙我創作天才的自由發展啊！」他這樣想着沒精打采走着回頭路。肚子倒餓起來了，田裏可又沒有小飯館。

但是這一點挫折只使他更加堅決。午飯後他換了個方向去找，居然有了，三四條，黃牛、水牛全有，都不在工作時間，躺在大樹根下乘風涼。他和看守的鄉下孩子辦了個交涉，兩個銅子騎一騎。什麼都得化點本錢，他很懂得；可不是他創作成了後，他也不能讓書店裏欠版稅？

他把那幾條牛一條一條都騎過。他騎的不很在行，然而他滿意。騎到最後一頭，那是黃牛——的時候，猛可地他覺得「靈感」來了，他預定的小說人物之一，可巧也是個牧童什麼的，驟然從他腦子裏跳出來，活龍活現站在那裏。「哈哈！」他狂笑了一聲，滾下牛背，搓搓手，然而筆呀，紙呀，工具都不在手裏，他再搓搓手，掃興地嘆口氣。

不過無論如何他這次「擬丹農雪鳥」是成功了的。他在夕陽影中回到廟裏，心裏是愉快的，充滿着希望的。照理他接着就該開那麼一個全夜夜工。因為丹農雪鳥的「方法」確確鑿鑿是那樣的。但是他爲的已經「把一顆信仰心獻給了司各德」，而且四肢百體也好像要不依，所以他用過夜飯後只把筆墨稿紙香煙，還有黑咖啡，都安排得整整齊齊，就放心睡覺了。

他不知道睡了多少時候，也不知道做了夢沒有。總而言之，他恍惚滑下了黃牛背似的渾身一跳，喫驚地睜開眼來的當兒，一條太陽光正在他額角上遊戲。他趕快從枕頭底下摸出錶來一看，他媽的！又是七點鐘多點兒。